佛說旃陀越國王經

宋居士沮渠京聲譯　竟　無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國
王号名旃陀越奉事婆羅門道王治
國正輒任用諸婆羅門王小夫人特
見珍重時羨身諸夫人憎嫉之以金
賜婆羅門令譖之於王言此人凶惡
若其生子必為國患王聞之甚愁憂
不樂問婆羅門言當如之何婆羅門
言唯當并煞之耳王言人命至重何
可煞之報言若不煞者必有亡國喪
身之憂禍不細也王便聽用其言遂
見枉煞便埿埋之兒後於塜中生其
毋半身不朽兒得飲其湩乃至三年
其塜崩陷兒後得出與鳥獸共戲暮
即還塜中宿兒時年六歲佛以普慈
念其勤苦與鳥獸同群即化為沙門
被服往呼問之言汝是誰家子居在
何處兒歡喜報言我無家居但栖宿
此塜中耳今乞隨道人去佛言汝隨
我去何等為乎兒報言我今善惡終

當隨道人佛便將其到祇洹中見諸
比丘威儀法則意甚樂之便白佛言

我去何等為乎見報言我今善惡終
當隨道人佛便將其到祇洹中見諸
旃陀越國王經　第二丈　無
比丘威儀法則意甚樂之便白佛言
我欲乞作比丘佛即聽之以手摩其
頭鬚墮袈裟自然著身名為須陀從
佛受尊戒勤意精進心不懈息七日
便得羅漢道佛語須陀從佛受尊戒
拔欲之根本生死得自在今宜往
度彼旃陀越王須陀承佛教頭面著
地為佛作礼往到其國住在宮門請
見於王臣下白王言外有道人乞欲
見王王聞之即出與相見問言我大
有所憂當如之何道人言何所憂
也王言我年已長且欲過時國無續
嗣為之愁憂道人聞王語初不應之
獨笑而已王便恚言我與道人語初
不荅我而反獨笑即欲治殺之須陀
知其意便輕舉飛翔上住空中分身
散體出入無間王見其威神變化即
恐怖悔過言我實愚癡不別真偽唯
願大神一還令我得自歸命須陀即
從空中下住王前謂王言若能自歸
甚善當自歸於佛佛是我大師三界
之尊度脫眾生王便勑群臣嚴駕當
旃陀越國王經　第三丈　鋼
到佛所須陀便以道力如申臂頃將

是善當自歸方便佛是我大師三界
之尊度脫衆生王便勅群臣嚴駕當
須陀越國王經　第三丈
到佛所須陁便以道力如申臂頃將
王及人民俱到佛所頭面著地為佛
作礼歸命三尊乞受五戒為優婆塞
佛告王言欲知比丘須陁者是王昔
所用婆羅門言語教養身者子也母
死之後子於塜中生塜中母半身不朽
得飲其湩乃至六年今隨我為道乃
致於此王聞佛言更恐怖不能自勝
佛言昔拘先尼佛世有國王号名佛
舍達王及國中三億人皆隨王供養
三尊時有凡人居貧無業常為國中
富姓賃放牧養牛數百頭見王及人民
供養比丘僧即問言卿等何所為乎
人民荅言吾等供養三尊後當得其
福即復問言得何等福也人民報言
人有淨心施三尊者後所在處安樂
尊貴無有勤苦即念言我居貧窮但
賃放牧自無飲食當何以施即念言
唯當還取牛湩煎以為醍醐淨心上
比丘比丘僧呪願言令汝世世所在
處當得其福自後展轉更生死輙受
其福或上為諸天或下為王侯乃後
為王時出遊獵見國中人有好㹀牛
第四丈
懷犢王便令人取牛煞之夫人語王

處當得其福自後展轉更生死輙受
其福或上為諸天或下為王侯乃後
為王時出遊獦見國中人有好牸牛
懷犢王便令人取牛煞之夫人語王
莫令人煞其子也時牛主追還破取
其子養護之其主恚言當令王如此
牛也自彼魂神来為王作子時未出
生母為王所煞欲知須陁者則是也
須陁母見抂煞者則是時王夫人也
婆羅門者牛主是也須陁所以於塜
中生其母半身不朽得飲其湩以自
長大者由其宿命以酪蘇上比丘僧
故佛言罪福響應如影隨形未有為
善不得福行惡不受殃者王聞佛說
經意解即得須陁洹道國中人民皆
隨王奉五戒行十善歸命三尊或有
得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者
四輩弟子天龍鬼神聞經歡喜前為
佛作礼

佛說旃陁越國王經